

流水三十章

王安忆作品系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流水三十章

王安忆作品系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水三十章/王安忆著. - 2版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2. 10

ISBN 7-5321-0379-X

I. 流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7695 号

责任编辑: 郑 理

封面设计: 袁银昌

流水三十章

王安忆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sm.com

总经售: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.25 插页 2 字数 298,000

1990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2 版

200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: 1—5,100 册

ISBN 7-5321-0379-X/I·316 定价: 28.00 元

《流水三十章》是女作家王安忆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。作品将视角伸入人的内心。用剖析人心理活动的方式，反映了一个女人从襁褓之中到而立之年那好似流水的生命的历程，人们从这平凡的历程中，不仅能够看到一个女人心灵的轨迹，而且还能够看到那一段特定的历史岁月。作者试图改变用故事情节和生活细节结构长篇小说的模式，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中融合了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，这无疑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次探索和尝试。

王安忆

目录

作品系列

第一卷	童年	1
第二卷	少年	173
第三卷	金刚嘴	239
第四卷	成年	419

第一卷 童年

第一章

她不知怎么就来到了一个乡下,也不知怎么就在了一个箩筐,由一圈又厚又硬的棉被拥着。棉被从四面八方将她拥得很紧,她无法倒下,也无法动弹,甚至连颈子都无法动弹,她只得朝定了一个方向,永远地瞭望着。那是绿茫茫的一片,连接着蓝茫茫的一片,绿和蓝接壤的无尽的狭缝间,飞出了一群黑色的斑点,然后再飞了进去,那狭缝便合拢了。那合拢了的绿与蓝的狭缝,有时极亮,亮得刺眼,极其辉煌;有时却暗了,一径地暗下去,那暗朝绿与蓝扩张过去,她开始做梦了。一道透明而又朦胧的帷幕从天而降,隔断了她的瞭望,将她永远的、固定的前方笼罩。她很久很久以后,方才明白这并不是梦,而是

——下雨。水帘从她头顶的屋檐绵绵不断地坠落，后面有绰绰的人影，神奇地穿过那张透明却厚密的帘幕，直向她走来，那帘幕仅只在一瞬里突破，张开了人形的缺口，而在下一瞬间便完好的弥合了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，依然永远地降落：她的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渐渐地醒了，那水幕稀疏了，显露出绿色和蓝色相连的前方，却是格外的新鲜，新鲜得目眩。她听见有隆隆的声响，紧紧压着她的头顶，遥远地滚去。那隆隆的声响遥远地滚去，去迎接那一群自由飞翔的黑色的斑点。

她却也不知为什么，她就被一双粗糙的手从裹紧的棉被里拔了出来，她全身陷进了一个温软的肉体里，那肉体好像是潮湿的沙漠，她几乎要窒息。她奋力扭着她细小的身体，两只干瘦的脚丫在空中蹬着，好像在蹬着一口陷阱的陡直的阱壁，妄图攀出陷阱。而那温软的肉体将她裹得更深，几乎将她吞没。她窒息了，呼吸被阻塞，回进胸腔，胸腔里回流着一团气体，气体膨胀，没有出路。她小小的身体撑直了。她的身体无法撑得更直，向后仰了过去，她大睁了两眼，她又开始做梦。梦境是一片漆黑的笼罩，那是与黑夜的漆黑完全两样的漆黑，再没有一点光影的泄漏，她恐惧到了极点，便安心下来，如同回了家一般。那黑极了黑尽了的黑暗竟成了一片黑暗的光明，她几乎要快乐起来。就在她几乎要快乐起来的关头，那团气体百折千回，终于爆炸，直冲而出。她陡然地尖叫了一声，竟将自己唤醒了。绰绰的人脸在她眼前晃动，一盘

一盘，渐渐地旋动，忽近又忽远，吞吐着怪诞的气味，那气味慢慢地流动，穿行交叉，围绕了她，她受到了威胁，她是四面危机，于是，她拚命地哭叫，她长久地哭叫，哭叫得失了眼泪，又失了声音，剩下营营的呻吟。她永远营营地呻吟。

谁也不明白，她是为什么要到这世界上来的。她分明是讨厌这世界，她生而俱来的一脸的皱纹再没有平复舒展，永远的皱着，簇拥着渺小的五官。她永远营营地哭，睡下的时候哭，睡起的时候也哭；肚饥的时候哭，进食的时候也哭。她既不愿睡着，又不愿醒着，既不愿饿着，又不愿饱着。她一脸的愁容，一脸不如意的样子，像是对这世界没有兴趣。她还没来这世界，便早已没了兴趣。她是被迫到这世上来的，她是被放逐到这世上来的似的。她在她上面那一个兄弟还不足一岁的时候，被逐来了。她于是便忿忿地营营哭着，决意要和她周围的人们为难。尔后，在她不足一岁的时候，她的姐妹则又急急赶来，为了来逐赶她似的。她那精力旺盛，生育力极强的父母，将她交托给了一个乡下女人。乡下女人夜晚到她家，过了一宿，天不亮便带了她走了。麻绳纳的鞋底，沙哑又清晰地叩着布了裂纹的水门汀地面，在幽暗的弄堂里激着回声。

这是一个冬日，有着苍白的阳光。女人的一个亲戚与她们同行，为她们挑了一副担子，前边是行李，后边是

放了她的箩筐，她不知道，她以后也不知道，她永远不知道，那箩筐自此便成为她的摇篮。为了节省公共汽车的票钱，那乡下人挑着扁担，与那个他称作表嫂的乡下女人一起，走过了大半个上海，从早晨走到傍晚，到了码头，乘上一条内河里的船。他们挤在底舱，河水在舱外，齐了他们的耳朵，浑沌地流着。他们每人发了一领旧席，却只能蜷腿坐着。地上挤满了人和包裹，还有住了鸡鸭的竹筐。她的竹筐与它们的竹筐挨在一起，他们彼此懵懂地对视，互相没有一点了解，于是便都了解了。

她再不会记着这一幕了，这一幕在她的人生里永远地消匿，如一张曝了光的底片。无人可作旁证。假如她将遇见一个人，对她讲述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条内河船的底舱里，有一个坐在箩筐里的婴儿，她不会明白那就是她，那人也决不会认出那就是她，他们像说一个别人的故事那样说了，听了，然后忘了。这一段分明是她的故事竟会从她生命里永远地消遁。这是一个无人作证的夜晚，女人与她的表叔将头夹在两只高耸的膝盖间，深深地睡着了。黑暗而微明的河水在舱外，齐了他们的后颈，浑沌地流着。舱里几盏昏黄的灯，悬在每一根立柱后面，随着船身晃动。公鸡啼了，先是一只，然后便有第二只，第三只，此起彼落，太阳则在极远极远的地方运行，还有长长的旅程。母鸡骚动了，脚爪刨着筐底的稻草，肮脏的稻草里埋了一颗晶莹的鸡蛋。一艘船迎面驶来，灯光掠过水面的舷窗，天亮了一瞬。随后，渐渐地静了。昏黄的灯在

她头顶晃来晃去，她的眼睛明暗着。马达在水底深处“突突”地轰隆，天像是永不再亮了，永恒般地黑暗着。

一个黑暗的永恒过去之后，一个光明的永恒来临了。他们背着身后鱼肚白色的天幕，颠颠地踩上了甲板，踩过颤动的跳板，上了岸。岸是极荒凉的一大块，灰蒙蒙地迎接着白蒙蒙的天空。然后，太阳一点一点升起，天空一点一点明亮，最后亮成了蔚蓝。蔚蓝的天下是淡褐色的土地，枝条稀疏的树木立在廓落的天地间，枝条划在蓝天，几乎什么也没落下，只有一些极细的影子。还有一个新起的坟堆，插了一举雪白的幡，在风中舒慢地飘舞，很久很久不退出现。扁担在表叔肩上“吱吱”地扭动，鞋底擦着土路，刻下花样，随即又被浮土薄薄地遮没。表叔与表嫂说着一些要过许久以后才能为她了解的事情。

“好乖好乖的一头小牛牛吧！”表叔说。

表嫂便撩起衣襟擦泪，泪是粘在眼角上，落不下来。

“海达牵它走，它不动。我表哥说话了，我表哥说道：‘走吧，小牛牛，乖乖的，好好的，’它才动了，随海达去了。”

表嫂撩起衣襟擦个不停。

“表哥对海达说，小牛其实不是他的，是表嫂你的，是表嫂你每日价吃人饭，看人眼色，一分一厘攒下的，不能不归公？”

“海达对表哥说，归公也还是归你，公家是你，你是公家，公私合营嘛！再莫提你的我的了。”

表嫂放下了衣襟，好些了，眼圈却还红红的，看了看周围远处，悄声说：“今年稻还好？”

表叔则答道：“大家共一处做活倒快活得很，种豆种瓜，养鳖养虾，也少操心了。”

表嫂又说：“风凉了，该套棉裤了。”

表叔又回答：“伢儿们全读书了，每日价拿了书本和笔，去学堂，做了读书郎。”

她听见扁担吱扭扭地在耳边歌唱。这歌唱颠着她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。蓝色的天，褐色的地，疏疏阔阔的树枝，也都整齐地一上一下跳跃。跳跃着越来越远，极远极远了，还不消失，滞留在无尽的尽头上。烟似的尘土飞扬起来，淹没了她的视线。她开始呻吟，她的呻吟微弱而飘渺，在尘土弥漫的道路上，犹犹疑疑地飘移，扁担的歌唱却越发地清脆而悦耳。她不知道怎么会到了这里，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永远地颠簸。她以为一切时间都是永远。她因她生命尚还短促，无意间将瞬息放大为永恒，有如经历过漫长生命的老人，会将永恒缩小为瞬息。她被这永恒所围困，她被攫住，她觉着非常的绝望，而哀哀不绝地营营地痛哭。一条苍白的道路，从她安身的竹筐底下，不断地伸延，扁担清脆的歌唱绵绵不绝，那女人与那男人的说话如窃窃的虫鸣，从离她极远的地方飘忽而来，叫她觉得十分丧气，她只有这样营营地哭了。这一时间，她的一颗尚未获得知觉的心里，经历了多么丰富的苦难，是谁也无法了解的，她尤其无法了解。待到她会了解

的时候,这一切是早早地永远地退出了她的记忆。这又是一段没有见证的经历,穿过她的身体和灵魂,永无人知的消逝。

她只是营营地、日日夜夜地哭,她不了解她使人们感到惊惧:

“这女伢儿日日夜夜地闹,莫不是看见鬼了,伢儿的眼净,看得见鬼。”

“伢儿的眼净,看得见鬼。待到她大了,能说会道了,才看不见鬼,才得安稳哩。”

“待到她大了,能说会道了,才看不见鬼,才得安稳哩。鬼的模样忘了,见鬼的事也忘了,这就安稳了。”

人们撺掇喂她吃奶的每月从她家挣三十元钱的乡下女人,撺掇乡下女人去东边二十里地外的张庄,张庄上还有一座小庙,供的是张天师,张天师跟前烧一炷香,请得他来捉鬼,捉得鬼去,伢儿就清静了。

这一天,女人换了干净衣服,抱了她在怀里,朝东边去了。太阳很好,风却凛冽,割着耳朵,刮着脸,手麻了,不再刺心的痛,倒像没了手似的。她没得手了,也没得脚了,她没手没脚地抱在了女人的怀里,身体是暖和的。她尚是暖和的身体感受到了女人身体的温暖。女人温暖的喘息挟带了一股怪异的气味,抚着她木木的脸颊。太阳终于热了,她觉出了手与脚,手与脚在她觉出的那一瞬间剧烈地疼痛起来。女人热了,解开棉袄的衣襟,那一大片衣襟像一片孤零零的翅膀,在她身侧扇动。她拥在女人

只穿了单衫的胸前，那一片潮湿的沙漠，那一口温软的陷阱，开始威胁她了。她隔了自己厚而硬的棉衣，竟还觉到了这威胁。她害怕得要命，她失却了安全，她惟有营营地哭。没有谁能够从这细弱畏缩的哭声里了解她的惶恐与求助。女人以为她要吃，女人也有些疲乏，便在路边一棵树底下，撩起贴身的白竹布的布衫，将那一堆棉软如水的肉体，推到她脸前。她来不及哭出更大的声响，便彻底地陷落。汹涌而寡淡的水柱，噎住了她的咽喉，她来不及咽下，她激动地连连地吞咽，她咽得胸痛，她要窒息了。可她毕竟学习了调节呼吸与吞咽的节奏，她终于没有窒息。

女人坐在树下，脸上流了汗，汗顺了鬓脚，挟了一股头油的气味缓缓地流到脖颈。太阳已经当头，前边地里有人做活，做的是抬粪的活计。顺风传来笑声和说话声。女人木木地坐着，什么也没去想，过去的事情却慢慢地涌回到眼前。那一日里，一个同乡与她介绍，静安寺路有份人家要找个乡下人做奶妈，好让奶妈把伢儿带去乡下养。她刚刚奶完了一个伢儿，奶完了一个伢儿刚刚断奶一周，刚刚断奶一周奶水还滴滴嗒嗒流个不停，奶水还滴滴嗒嗒流个不停，乡下男人就催命一般催她回乡。她跟了那同乡去了静安寺路。去静安寺路之前，她向隔壁人家借了个三个月的毛毛，三个月的毛毛揣在怀里一同去了。她向静安寺路那家的师母说，她的伢儿才生三个月，她的伢儿正挨在她怀里睡觉，她在睡在她怀里的伢儿脸上横

一下竖一下地亲，亲得啪啪的响。她说她的伢儿才三个月，所以她的奶水又新鲜又茁壮。她没料想那伢儿会醒转来，哭哭闹闹很不服她，她把她松弛的奶头塞进他的嘴，她挣扎的手脚便像是在快乐地舞蹈。然而，两天之后，她便带了这好哭的女伢儿回乡了，她带了这好哭的女伢在那一个天不亮的早晨。走出了狭狭的弄堂，弄堂里静静的，只有她麻绳纳的鞋底清脆地响。她带了这好哭的女伢儿回了家，她在家奶了伢儿，又挣了工分，还帮男人洗衣做饭，和男人睡觉。她挣了工分，帮男人洗衣做饭睡了觉，还能奶伢儿。她每月从乡里邮局领三十元钱，她一拿到三十元钱，就揣在贴身褂子口袋里，她揣了回家就压在箱底。她当这钱是白捡来的，一分也不花。一分不花，攒个五年，大鬼就要定亲了。大鬼娶了亲，她就能做婆婆，她做了婆婆了，就能做奶奶，她做了奶奶了，她就有了后代，她男人就有了后代，有了后代，他们才是完成了任务。她的眼光很远，不像她男人，有了钱要去买牛，结果却归了公，后代是不会归公的，后代总是归自己的，后代归自己是很牢靠的。只是乡下日子苦了，没自来水，要到塘里洗衣；没电灯，要点煤油灯；没油，菜就放了水煮。她很怀念上海的生活。上海的生活，是乡下人想也想不出，吹牛也吹不出的。告诉他们，他们会当说梦话，她干脆不说了，缄默了。她也孤苦得很哩。这伢儿偏偏又闹，闹鬼似的。

她这才想起了她，就低头看她。她木木地瞪着眼，瘦

得只剩一层皮的腮紧急匆忙地一鼓一鼓地吸吮。“这一阵吃得可以。”女人想着，松开了她去。不料，她“哇”的一声，口里喷出一泓乳色的水柱，喷了她一身，又酸又腥的气味弥漫开去。女人恼了，咬牙道：“要是我生的，揪在塘里溺死她。”

她听不懂女人的话，只觉着她忽然地凶恶起来，而她终于获得了解放，心里轻松了，便安静了一刻。女人将她横在膝上，兀自打扫肮脏的衣襟。她朝天仰着脸，正对着光芒四射的一轮金圈。金光刺着她的眼睛，像一柄尖锐的矛。她不得不闭上眼睛，金色的矛头便紧紧地压住了她的眼皮。她的眼皮火辣辣的，这火辣辣慢慢地蔓延开去，她一整张干枯的脸，她一整个干枯的身体便如燃烧了一般。她闭不紧她的眼睛，她的眼皮不由自主不停地扇动，她不得已地又睁开了眼睛，一轮金碧辉煌的光圈兜头将她罩住，一整个儿地将她罩住，她被罩进了光焰夺目的金圈里，她无法动弹，她只有听凭摆布。她心里怀了一股热烈的惊惧听候摆布。那金光热焰的圈套旋转起来，以她为轴心地飞转。光与热飞快地与她身体摩擦，她立刻就要融化了。她立刻就要融化了，可是她骤然地凉了。她脸前飞来一片暗影，隔离了她与那金圈，金圈骤然退远，嗞嗞地响着迅速向高处与远处退去，她听见那“嗞嗞”的歌声。她脸前俯了一张脸，一张女人的脸，却不是她的女人。这另一位女人仔细地看她，考察着什么。考察了一会儿，脸上呈现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，悄然离去。然

而又有一张脸俯了过来，无数张不同的脸轮流俯了过来，再做出不同的意味深长的表情轮流地离去。无数张交替的脸合成一片极厚极浓的幻动的阴影。光焰百丈的金圈在阴影背后。她忽然想起了哭，她几乎永远地忘记了哭，却忽然想起了。

田里做活的女人歇歇了，围拢了一周，向女人问长问短，问这伢儿是男还是女，这样的黄瘦，又这样的会闹，女人一一作了回答。便有人说：

“可不作兴这种哭法，要招晦气的哩。”

“要招晦气的。前边冯井有户人家，生个伢儿，日夜地哼唧，黑白地哼唧，哼唧到割稻的时分，他娘死了。”

“他娘死了。死得很奇，不过是镰刀割了脚梗，滴了不多二滴血。”

“滴了不多二滴血，就结了疤。过了七天，脚梗才肿。”

“脚梗才肿，就肿上了腿肚，肿到心口，死了。”

女人打着冷战，问道：“果真死了么？”

“果真死了。死得可凄惨，丢下三个伢儿，小小的。”

“小小的，黄盆都摔不烂，大人把了手摔，摔了两回。”

“摔了两回，也是不吉祥。”

她听不见这个故事，只听到一片营营的声音，噉噉噉，像有无数只奇怪的蚊蝇围绕着她作奇怪的飞翔。蓝天渐渐呈现了，阴影疏淡了，而那辉煌的金圈亦已转移，以它那金光灿灿的弧形的边缘对准了她。那边缘如锋利

王忆作
的薄刃，朝她身体慢慢地切割，将她切割成并不对称的两边，她却没有一点痛处，只感到热情的蛊惑。她的不对称的两半渐渐分离，彻底地分离。于是，她看什么都成了两个，一棵树变成了两棵，一只鸟变成了两只，一片云，变成了两片，她的那一个女人，变成了两个女人。两个女人，一样地活动着，煞是奇怪，好像经过了周密的预谋，分毫不错。两棵树，两只鸟，两片云与两个女人，在她眼前整齐地活动，有时叠在一起，合成一个，然而再分开。她缭乱了，竟忘了哭。她被这怪异的情景压迫住了，竟哭不出声。她好似被一只无形却巨大的手掌握住了，她只能苟延残喘。没有人来解救她，没有人来帮助她，她一无援助地，孤独地抵抗，她马上就要沦陷了。可是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耳畔仍是一片噤噤嚓嚓的蚊蝇声，噤噤嚓嚓的蚊蝇声紧紧将她裹住，合伙对她施加压力，她几乎失了知觉。最后，犹如度过了一整个冰川期，犹如经历了九死而一生，她被女人抱了起来。在这抱起的一霎，她劈分开的不对称的两半弥合了，她犹如再生了一般，犹如初出娘胎一般，不禁啊地一声叫将出来，然后，便是绵绵不止的啼哭。

她重又在女人柔软如陷的胸怀里颠簸起来。灰白色的、尘土飞扬的大路永远地被女人一脚一脚踩过去，却永无尽头。女人犹如原地踏步，她勤勉地原地踏着有力的步伐，气喘吁吁，汗粘住了鬓发，再缓缓地爬下。她执拗地，不屈不挠地踏步，道路是永远的灰白而尘土飞扬，